

草原二十三载和一群低着头的羊 (小小说)

□ 储能学院 林雨泽

汪红旗在三岁的时候就开始放羊了。那时候他们家里很穷，只能买三只羊，家里的哥哥十五岁就已经出去打工了，爸爸妈妈也在新开的矿场里没日没夜地干活。内蒙的草原望不到边，只是红色的太阳将他的脸晒得黑且红，他看得到远处的山起来又下去，但他往往只是蹲在积水的湿草甸上，一根一根地拔着草。

他的父母说他们以后会买很多羊，他们也不必再出去打工，可以到一个又一个湖边靠着数不清的羊群和一只一直永远不会死去的牧羊犬过上自由的生活。“那是游牧民族的天性，不需要每天说晚上回来给你带好草。”爸爸是这么说的。汪红旗尚且年幼，只以为爸爸说的都是对的，所以他要看好这三只羊，大半生出来小羊就可以有数不清的羊，他也没想过可以用钱买来好多羊。

汪红旗抬头看看，那三只羊努力地吃着草。似乎所有的事它们都知道，它们也在为这美好的事情努力着。草根被拔起，泥土依依不舍地挂在上面，羊咀嚼着。红色的太阳照在那小小的水潭上，汪红旗对着它吹了一口气，水面波光粼粼，搅动着他的倒影。什么时候能回去呢，爸爸告诉他太阳被山挡住就可以回来，他来回数着草，数着老羊吃了几口草，远处有多少山，数着一二一三。他睡着了，草原给了他怀抱。醒来的时候只有两只羊围着他，看不见太阳了，于是他回去了。

十五岁那年他去放羊，他终于长到和哥哥一样大的年龄了。爸妈靠着赔的钱买了一大批羊同时送他去上了学。

“哥哥在我这么大的时候在做什么呢？”汪红旗还是躺在草地上，一大群羊围在他的周围，有的还在拼命地吃草没想过被屠宰的命运，有的只是无神地咀嚼，可能是它们已经看到了同伴的命运，有的被自己那只神勇的牧羊犬抓来一次又一次，有的只是在湖边看着红色的水。“挽歌！”汪红旗扔过去了一根火腿肠，挽歌接住了，只是一口便吃掉又回去看着那几只想要逃跑的羊。他开始回想哥哥死去后的变化，爸妈在工厂里干得越来越好了，买来挽歌之后爸妈

几乎不需要照顾这些羊群，每天等着红旗放学回来带着去遛几圈，牧羊的事照样做得好好的，但他们还是在厂里上班，尽管他们完全可以靠卖羊的钱来过活，什么时候可以搬到湖旁边呢？他上次去过一个好地方，那片湖靠着山，青绿色的草已经爬上了山坡，山口的灌木丛自然地围在湖边，几棵树挺直腰板在山口站岗是在等着我们吧。他这么对着父亲说，父亲说咱还差点钱，有钱了就可以在那里盖个小屋了。是挺好。那可是挺好。父亲笑了，脸上的皱纹更明显了。

突然一声嘶嘶他猛地回想起哥哥最后带着他骑阿伯的马，现在阿伯已经搬到了城里，那匹汗血宝马也送给了别人。“对哦，我哥当时还带着我骑马呢。”他笑了，脸上映着太阳红色的光。远处跑来一匹那么健壮的马，那么长的马鬃，头上细长白皮毛那么美丽，似乎是二郎神的第三只眼，他突然不想上学了，他想骑上那匹马，他想去那片湖。“走吧。”他的意志是那么果断，声音那么地颤抖，两条腿甚至打着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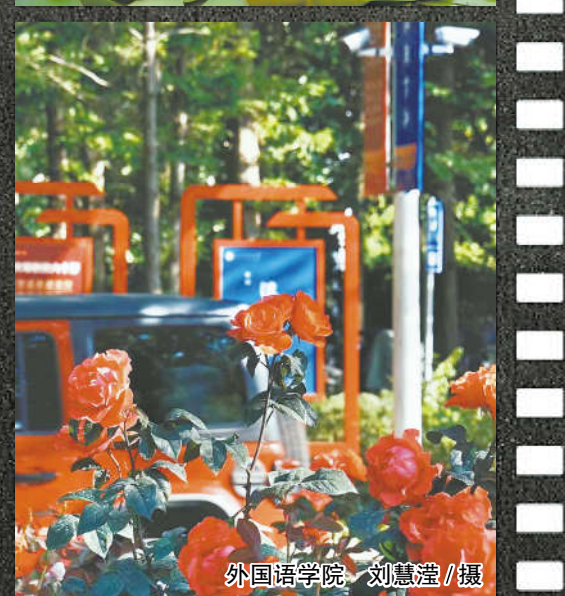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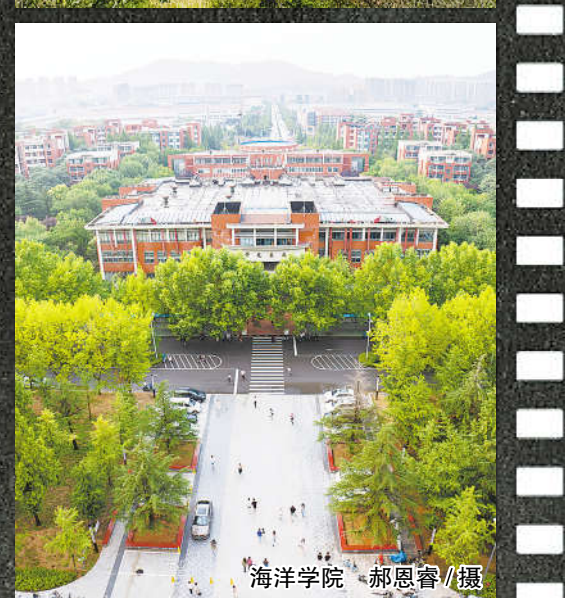
嗦。挽歌吠了一声，那匹马不见了，汪红旗回头看，父母打来电话喊他回家了。

十九岁那年，他才打死了一头狼，二十六岁时，他的父亲带着他最后一次来放羊。

这时候的羊群已经漫到了草原的尽头，汪红旗蹲下去看不到别的什么，只是羊儿一只挤着一只。犹如蝗虫啃食过的农田般，地上的草寥寥无几，拇指大的石头像是骨头般浮在土地上。那片湖变小了，畏惧地留在山头上，山却已经被刨开了心脏，西西弗斯的噩梦留在了上面，树也折，木也折，平地上却没有修出一条路。

“父亲，是我们的羊吃光了草吗？”汪红旗问。

“不只是我们的羊。”汪红旗在羊群中起身，他却看不见父亲的身影，忽然又是红日落在了他的脸上，太阳看见了他释然的表情。上万只羊骤然消失，他看到了那匹在他十五岁时曾经消失的马儿，那匹马走了上来，汪红旗抚摸着他的头，相贴，金豆豆散落在泥土里，长头发的男人骑上了马，去寻找。



饺子、孩子和爱

□ 文法学院 寇平平

我可能会记不住最近的事情，却想起来我的涂鸦在历史课本的哪一页和小时候我哥摊开手掌心给我看的知了。我猜测，人的记忆是由无数个意象和画面组成的，又由此触发。某年某月某日，某一个物件重现，某一个画面复亦，于是一段尘封的记忆由此拉开序幕。某一天，我尝到了熟悉的味道，于是我穿越时空，背上书包，回到那条街，走进那家外婆饺子馆。

这家店在一个拐角，里面很宽敞，打开门之后饺子的香味朝我们袭来，还能看见许多趁着学校外放出来吃饭的学生和家长。我和我妈也在其中，但我们是常客，而且每次点的饺子都一样。我爱吃猪肉香菇的，我妈爱吃荠菜鸡蛋的。饺子馆请的都是外婆年纪的人，饺子全靠手工制作，做得慢所以有时候吃不到猪肉香菇饺子再正常不过了。和我妈待在一起是我幸福最幸福的时刻，我想把这些记忆永远地储存下来。忙碌地学习，短暂地探望，紧张的毕业

生。我没有时间抒发感悟，只好盼望我们细嚼慢咽，时间再慢一些，好让这种幸福感持久一些。

吃完饺子，我妈带我去附近的诊所看牙。诊所两点开门，所以我们来得太早。然而两点再来又会排不上队，回学校会晚，麻烦得很。所以我们俩就站在诊所对面的台阶等待。我装作不经意地看我妈，像她吃饭的时候看我一样，再多看一眼，把她记在心里，不然她走了之后我会好想家。想家就是想妈妈。

我们前一秒还坐在明亮的饺子馆，下一秒就站在路边等待，游离于任何场所之外，这中间有一种割裂感。我当时不会这么形容，我想的是，其实我们根本不属于学校外面这一条街，而我不属于家以外的任何地方。我也不属于学校。我不应该被束缚于任何角色，因为它们只是暂时需要我，而不是必须是我。所以我实在在恋家，我只能和我妈诉说，我只有在她的心里永远是小孩子。

也许我成绩不太好是因为爱胡思乱想？我不置可否。

人穷极一生都在寻找意义。为什么生？为什么死？为什么活着？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我会回味我的过去，反复思考人生的意义。事到如今，我还是不能给自己一个完整的答案。我能想到的是我不要再频繁地思考这个问题，那会让我头重脚轻，颠三倒四。我会在寻找的过程中掉进时间的陷阱，暗示自己时间流逝、生命终有尽头的大道理，尽管我是那样年轻充满希望。我会放任自己因为不满意得失而枯萎颓丧，忘记我在某一个人的心里还只是一个孩子。孩子是我钟爱的角色。那是我怀念的怀抱。那里有我所有的爱，我生命的意义扎根于此。我为感受爱、给予爱而存在，为灿烂天真的生命而存在。

人生在世，我只看重“爱”字。来一碗猪肉香菇的饺子吧，我的思念和幸福会溢出来。

折纸鹤

□ 智能装备学院 张弛

那一年我折纸，折成了一只鹤，幻想着它会飞。爸妈只是鼓励我，带着不言不语的微笑。我小时候跑跑跳跳真快啊，我和它在平房上，用力把它扔出去，它落在地上。刚好大雨倾盆，那是我这辈子从未遇见的大雨，鹤消失在大雨里，似看清，也看不清。

我问爸妈，他们说鹤会游泳不久就会飞起来。我等得也期盼着，后来我知晓了，鹤会飞是事实，但折纸鹤不会。一张纸无论多么费劲地扭曲，也只是它。

我出了家门上了大学，如同那只鹤一般。大雨倾盆了，一段时间里我和轮椅相伴，大学和月亮一样离我而去，而父母也和我团圆在一起。时光里记下了这一段路，历史里记下了这一段时光。人生意义，很平凡或者伟大。人生而孤独，走着一个人的路，有人生来就陪伴着你。倘若你在黑暗里行走，光明的心中有了答案。如果爱我的人存在着，这个世界会很可爱。

我想，我已经学会了飞的一半了，而另一半便是曾经学习折纸的自己。鹤折回去也是一张纸，很多人说，没有必要折回去，但一张纸都能折出不同，显然出它不同的模样。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做鹤，而且是会飞的鹤。也许，有一种纸小时候已经被我找到，一次次地折叠后，我折出你的模样，我带着你走向远方，身后的背影被日光夹住。阳光偶尔落下，微风偶尔吹拂，我带你走向高处也是远方，回到原地，似不相识，却又记忆犹新。

这一路，日久天长，山水也流失了色彩，调和在春夏秋冬中。因为我期待你会飞，即使会飞，你也只有一半的翅膀，另一半还在远方。大雨依旧在线身边，鬓发努力很久，奇能变成真正的“鹤”。

城市生活中，又有谁会停下来陪你安静地坐一会儿呢？回想自己的孩童时代，算不上多么拔尖的孩子，却生活在乡亲们的注视中，他们确实话多有时候也讨嫌，但那时候心有所属，快乐又安全。他们哪里知道我将会上大学走出乡村扎根城市成为大学老师。小时候包容接纳我，等我长大了，他们还像小时候一样牵挂远行的游子。我最终没有做出多么宏大的事业，他们也没有受益于我，没有衣锦还乡，也没有光耀门楣，他们还是把我当村里的孩子一样看待，这份安全感不是城市能给我的。

仅仅隔了一夜，今天我就要做回“赵老师”，工作上的烦恼人生中的困惑消失了大半。故土教会我接受命运中的一切，并充满希望地过好每一天，我也把这个道理分享给读到这篇文章的你。

九年、十年与二十四年

□ 数学学院 赵秋兰

田野里，麦苗翠绿一片。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思绪把我拉回到久远的回忆中。他们走了太多年了，幸好有一个地方可以离他们近一点。

爷爷是在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离开的，那时候我不过才勉强适应大学的生活。每天应付不喜欢的应用数学专业学习，对于未来也没有详细的规划，还要忙着做家教补贴生活费，我的苦恼和压力不知道该怎么跟家人倾诉，只能咬着牙硬抗。

相比“大学生”的名头，虽然做一个被爷爷极尽宠爱的孙女更幸福。爷爷临走的时候一直念叨我，可那时候我并不知道“生离死别”意味着什么。二十四年后，想起往事泪流满面，更加深深懂得，孙女有爷爷的宠爱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奶奶是我2013年出国访问前走的。奶奶是童养媳，十几岁来到爷爷家，没有亲生母亲手把手教授家事，婆婆（爷爷的母亲）又瘫痪在床，所以奶奶无论是做饭还是持家都很粗糙。但奶奶心大、豁达又善良，她虽然生了十个孩子但只养大了父亲和姑姑二人，有姐弟二人的精心照顾，奶奶高寿，享年95岁高龄。直到临走前，奶奶都还盼着自己能好起来！

父亲离去的悲痛已经被时光渐渐抚平，母亲的状态和生活也渐渐稳定下来。努力拼搏的精神支柱曾因父亲的离去而崩塌，如今我已经再次挺立起来。我不再是被父母保护的女儿，而是为孩子、母亲遮风挡雨的那个人。每当感觉力不从心或者苦不堪言的时候，我只有回到被关爱的孩童时代才能找回力量。

村里的乡亲越来越少，从我19岁考上大学，25年来我都在外奔波。面容变化再大，乡亲们总能喊出“兰兰”，还是小双”这样的话，可见，故乡是我们永远的港湾和避风所！

只是，能记住我容颜的人们将越来越少，而我对他们的印象也越来越模糊，哺育我成长的这片土地终将把我永远忘记，而我也找不到人生的来处。

乡土情结是农村孩子所特有的，很多人羞怯于农村人的身份，我却常常为此感恩。在田野里疯跑过，见过乡亲们汗流浹背努力求生的样子的我，更加体会“土地是母亲”这句话。

土地哺育，土地也索取；土地蓬勃，土地也萧索；土地肥沃，土地也贫瘠；……

《海蒂》这本书中描写高山牧场如何治愈了不能行走的住在城堡里的富家女孩芭芭拉，而我想说：田园风光同样可以治愈我们这些城市里奔波忙碌的焦虑中年人。

二爷爷状态明显不如去年，去年他还斥责我们这群离家远的孩子不知道回家，今年反倒不再说这些话。他问老三有没有小孩，住得离我不远……这些年来，二爷爷替离去的哥哥嫂嫂（我的爷爷奶奶）关心着我们这群没人疼爱的孩子们。我原计划等不忙的时候，跟二爷爷坐下来，听他讲一讲过去的故事。可能我的计划再也无法实现了……

农村的生活很简单，院落里、大街上充斥着乡亲们忙碌的身影，他们的生活千篇一律又充满生机，对他们来说，生活的幸福可能只是今天有新鲜蔬菜可以擀菜饼吃，情谊也落实到我把热乎乎的菜饼送给你尝尝……

这次回老家没有碰见每回看见我回来都要到家里坐坐的“东子奶奶”，听说她已经走了。很后悔以往没有特意带些送给她的礼物，每次只是简单地跟她聊几句话，有时候家里人多孩子闹的时候我都甚至顾不上搭话，老人只是静静地坐一会儿起身离

开。

好像乡亲们都是这样沉默而善良。

昨晚到家坐坐的是八十岁的二大爷，他整整比父亲大十岁，因为各种原因最初没成家，后来乡亲们撮合中年丧夫的二大娘跟他一起过。考虑到二大娘前夫已经有了一儿一女，二大爷没有养育自己的孩子。但天意弄人，两个孩子都跟自己的亲生父亲一样因各种病症早逝，最后留下两位老人相依为命。二大娘大街上看着我远远地问候，腿脚行动不便还是蹒跚着站起来跟我打招呼，满脸温暖笑容，根本看不出命运带走全部儿女的苦痛。二大爷耳背了，听不清我们的谈话，只是沉默地坐着。以前二大爷知道我们回来也都是颤巍巍地来家坐着，他跟爷爷一样耳聋得厉害，他送给我们的关怀就是在某一个时空里陪我们坐一会儿。

城市生活中，又有谁会停下来陪你安静地坐一会儿呢？

回想自己的孩童时代，算不上多么拔尖的孩子，却生活在乡亲们的注视中，他们确实话多有时候也讨嫌，但那时候心有所属，快乐又安全。他们哪里知道我将会上大学走出乡村扎根城市成为大学老师。小时候包容接纳我，等我长大了，他们还像小时候一样牵挂远行的游子。我最终没有做出多么宏大的事业，他们也没有受益于我，没有衣锦还乡，也没有光耀门楣，他们还是把我当村里的孩子一样看待，这份安全感不是城市能给我的。

仅仅隔了一夜，今天我就要做回“赵老师”，工作上的烦恼人生中的困惑消失了大半。故土教会我接受命运中的一切，并充满希望地过好每一天，我也把这个道理分享给读到这篇文章的你。